

新華春
窗記

義

金護花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RAU03/21

叙

西方小說家之祖爲蔡諾芬氏。布臘之雅典人。蘇格拉弟子之一。生當我周考王之世。戰國初期人也。存於今之一書。乃敘述野心家波斯王薛魯士我國古小說之見於漢志者。虞初周說之先。又有伊尹說天乙篇之屬。雖各稱依託。然必有周秦之作者。大抵小說之興。亦在春秋戰國之間。其敘述託諸黃帝天乙。號稱周紀周說。亦無非稱述古野心家。有若波斯王薛魯士其人者。記其瑣節軼聞。爲史傳所不及載者耳。班氏云。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稗官者。必爲史官之貳。其所職掌。采取街談巷說。存當時著稱者之逸事。俾與史篇同傳。街談巷說。似不爲古世所重者。因記載之器。漆文竹簡。削治甚難。故繁細之事。不能不多從棄捐。然彼時亦未嘗不有所覺觸。知街巷所談說。頗富事實。勝於文書之藻緣。因亦不忘獵所重要。使掌於稗官。至於今日。研究社會真相之學。重於政制。則一社會中飲食日用之尋常。更足取驗。人羣進化之迹。以之證合。今亡益密益精。且書寫印刷之事。極於輕便。幾取一日間。盈世界兆億街巷所談說。留述。

於紙墨亦非所難而報章之一部卽小說之支流然則今日之小說家者綜記載之掌而史官將反爲之貳仰其餘瀝成記志耳但古世小說虞初輩之所作今雖不傳而出漢魏作者之手若燕丹子十洲紀等之軼文皆紀以文言至隋唐而無改與今之報章相似決非爲當時古語猶夫報章用今之時文其有記以語言尤取肖於街巷之談說者蓋興於趙宋章回之體如小說誠以記載街談巷說爲惟一本職則章回之體亦當爲其主祧之宗子今世西方小說雖面目不必恰肖於我國之章回其精神固亦趨而近似是又時會既至東西趨勢無不同耳我國小說執晚近數百年來之牛耳其影響深入於社會之心理而受其普及之感應者莫如三國演義彼卽以章回之體記述一時期街巷談說中之十百著稱者以一時期社會之形形色色十八九注入讀者腦中之故耳此外可以比附三國演義之力量者雖又有二三而論其尤則石頭記石頭記別存一種街巷談說之社會此皆述作於二百年以前近世以來之章回小說則類多僉荒故自海外小說逡譯之風寢盛雖稗庫出版之數量日月增多要皆藻飾以文言編述簡要數卷爲詞林之潤品求以章回大記述連續百面直襲世語概括一時期街

巷所談說足以感變異日普及之心理者自今日以前猶未發生此物或蘭陵李氏之官場現形記得其近似惜模略粗具不及增刪鑿磨竟成名著顧已足爲清末章回小說一返光民國肇建雄著與奇變相胚胎遂得楊子之新華春夢記庶幾紹繼石頭記與三國演義可作爲定論其書亦以石頭記綿邈之筆墨記載三國操懿歆充之行爲合二書之奇而參一格實足以競二書者也袁世凱以視黃帝天乙波斯王薛魯士自非其倫然抱野心而演功罪能變易一時期之社會使街巷之談說無奇不有皆足存爲民國前世大戒者爲古裨官之所必書三國演義能窮極操懿歆充之真相至今社會飲其休反對袁氏及其徒黨之心理即發生於反對操懿歆充之習慣石頭記者其實猶此志也因攝於文網之密故託爲兒女致大費後人索隱之苦心即官場現形記亦未敢暴露眞姓名新華春夢記乃得言論自由之新保障直記今日街巷談說之物可一無所諱如三國演義之述作於異世此又開近世章回小說一新紀元矣於其出版之日例有弁語遂雜次前說以充數不成文也民國五年十二月吳敬恆

叙二

事物必有對待。有對待。斯有循環。惟斯循環。非守舊式。乃進化式。循環無已。式亦弗同。徵諸星球。繞行有軌。稽以歲月。乃見差異。國制亦然。在昔封建。歷數千年。息息蛻嬗。已成郡縣。秦政改制。似創實因。然漢之七國。唐之藩鎮。元之行省。名實已亂。則決非舊式。可知。輓近政體。國體之論。至民主立憲極矣。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復以次乘起。果其實現。猶是循環。羣己之界。猶存今象。第決爲進化。可知。是故善惡不同。俱進則一。模仿舊式。從事於祭天祀孔。袞冕垂旒。畢肖已僵帝王。謂愈終身總統。如袁世凱者。在物質。無是理。在國制。無是例。求免傾覆。得乎。新華春夢記。雖託小說家言。實乃極寫袁氏昧於循環異式。爲進化之公例。以詔國人。倘求其義法於舊式歷史。或等諸貫華所批說部。決非今世讀書之眼光。且爲袁氏指摘於地下。故表而出之。爲讀是記者進一解。南康陳榮廣白虛甫敘於中華新報館。

叙三

桓大司馬有言。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人也。之語也。人以爲有英雄氣。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人必有其地位。有其權力。而後可以留芳。可以遺臭。故二者雖殊。而具有同等之資格。則可知也。人而具有此資格。以凡人是非之心論。宜若願留芳而不願遺臭。又可知也。然而古今之具有此資格。而留芳者百之一。遺臭者十之九。則何以故。則以遺臭易而留芳難故。

曷言乎遺臭易。而留芳難也。吾舉一例於此。若禹之平水土。稷之治稼穡。非勞身焦思。不可得而有功也。非有明效大驗。不可得百姓之信仰也。則其難奚若。又舉一例於此。若莽之易劉操之覆漢。但以功名富貴。招收黨徒。又以鼎鑊刀鋸。剷除異己。則當時羣憚其淫威。後世疑傳其篡逆矣。其易又奚若。人情避難而就易。斯慣於遺臭而不能留芳。有斷然者。世豈有避難就易而可謂之大丈夫者。故桓氏之言謬矣。

然吾以桓氏當日所遭之時勢攷之。則桓氏誠有不能留芳而祇能出於遺臭之一途者。魏晉以來。篡弑頻仍。恬不爲怪。舉世已不知何者爲禮義。何者爲廉恥。爲桓氏者。與其艱貞苦節。以求留芳。而心跡或且不爲當世所諒。則無寧跋扈飛揚。務爲遺臭。猶不失其本來面目也。故桓氏之言。所以爲一身計者。固甚得也。

而於是吾之所最不解者。乃莫若總統皇帝之袁氏。彼其地位權力。爲並世立憲國之君主。共和國之總統。之所不及。又爲中國開國以來第一任之總統。所遭之時勢。則國外列強戰鬥。方酣無暇。東顧可以無外患之憂。國內則異己盡被驅除。又有言莫予違之樂。袁氏苟爲一身計。卽不願留芳。實亦可以不必遺臭。卽欲遺臭。亦不必挾雷霆萬鈞之力。冒天下之不韙。而爲之也。乃袁氏自以爲日暮途窮。不惜竭盡其能力。以倒行而逆施之一。若求遺臭而不可得。務使天下後世咸唾罵之。而後爲快。卒之竊稱帝號。又足以自娛。而轉自促其生命。豈非惑之甚者耶。

古今之號爲大奸慝者。必曰操莽。而以操莽之行事考之。使操莽而與袁氏易地。其必不敢悍然而貪帝制之虛名。但使袁氏而與操莽易地者。則其支吾狼狽。必且不若操

莽猶得塗飾欺罔一時之耳目然則袁氏之爲雖亦遺臭要亦不免爲操莽所鄙夷者矣。

嗚呼袁氏往矣而懷抱袁氏之野心及躬行袁氏之秕政者不一而足彼豈不懲袁氏之失敗而尤而效之哉則以袁氏之爲實足以取快於一時苟取快於一時則亦無暇多慮矣嗟乎嗟乎民生之困窮至今已極而模倣袁氏者乃繼起而未有已是不使中國滅亡而不止者也哀哉中國不亡於袁氏之手而顧亡於效法袁氏者之手哉我國民其不可不猛省也猛省奈何人人以九分之才力圖其私以一分之才力急其公則中國其猶有可爲也而必曰吾十分之才力而必以十二分圖其私則中國必無倖矣國亡以後雖欲如李完用輩之克保富貴無如李完用多不可勝數則外人亦不能盡人而保全其富貴矣我國民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民國復活以來政潮洶湧迄無寧日吾抱有非常之悲歡而莫能吐也今楊子塵因以新華春夢記來徵序因拉雜書以歸之民國五年十二月朔長沙張冥飛

叙四

宇宙間必有奇特怪戾之事。然後有新異瑰麗之文。無論爲英雄爲豪傑爲奸宄兇頑。畢生絞腦汁嘔腔血所經營之奇特怪戾事業。要不過供文學士案頭寸管尺楮材料。及其材料既足。其所經營奇特怪戾事業。舉爲陳迹。舉非其人能力所及。一任文學士操縱而伸縮之。芳者芳。臭者臭。芳者臭者。臭者均莫得而贊一辭。古今世界固無所謂英雄豪傑。更何有奸宄兇頑英雄豪傑奸宄兇頑。俱隨文學士筆鋒舌穎化爲雲煙。吾故曰。古今世界者。古今來文學士世界也。他人何得奪吾曹一席哉。雖然。當秋雨在簾。一燈熒然。凡英雄豪傑奸宄兇頑心意動。皆必從瞑目稿心摩繪勾門中得來。英雄豪傑奸宄兇頑之一切壯劇悲劇苦劇慘劇滑稽娛笑劇。一一從而搬演之。英雄豪傑奸宄兇頑之一切苦狀惡狀莊嚴正直狀狡猾齷齪狀。一一從而描寫之。合英雄豪傑奸宄兇頑爲一爐冶。其絞腦汁嘔腔血。寧不較若輩當時經營奇特怪戾事業辛苦更加百倍。而一旦百態畢現。萬像豁呈。任觀者可以歌。可以泣。可以怨。可以怒。可以惕。然可以。

憬然留芳者與筆花而俱艷遺臭者隨墨瀋而飲汗夫亦賞心樂事也癸丑後予與塵因俱賣文海上聊以自活本不敢隨文學士後而既有爲我輩儲材料者我輩亦遂得收羅其材料而因以用之以明芳與臭之辨共和復活塵因一日持洪憲朝事目就予商爲竹枝詞登諸報章告之國人予曰不若掇拾而編輯之哀然成帙與吾國人觀覽焉之爲愈也塵因然之遂成是書初欲名爲洪憲外史繼定今名是書告成庶幾附會少確實多未始不可供將來修洪憲史者採擇焉其果爲新異瑰麗之文乎然實足以紀奇特怪戾之事也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淮南海漚生張芾叙於海上絮影萍痕室之雨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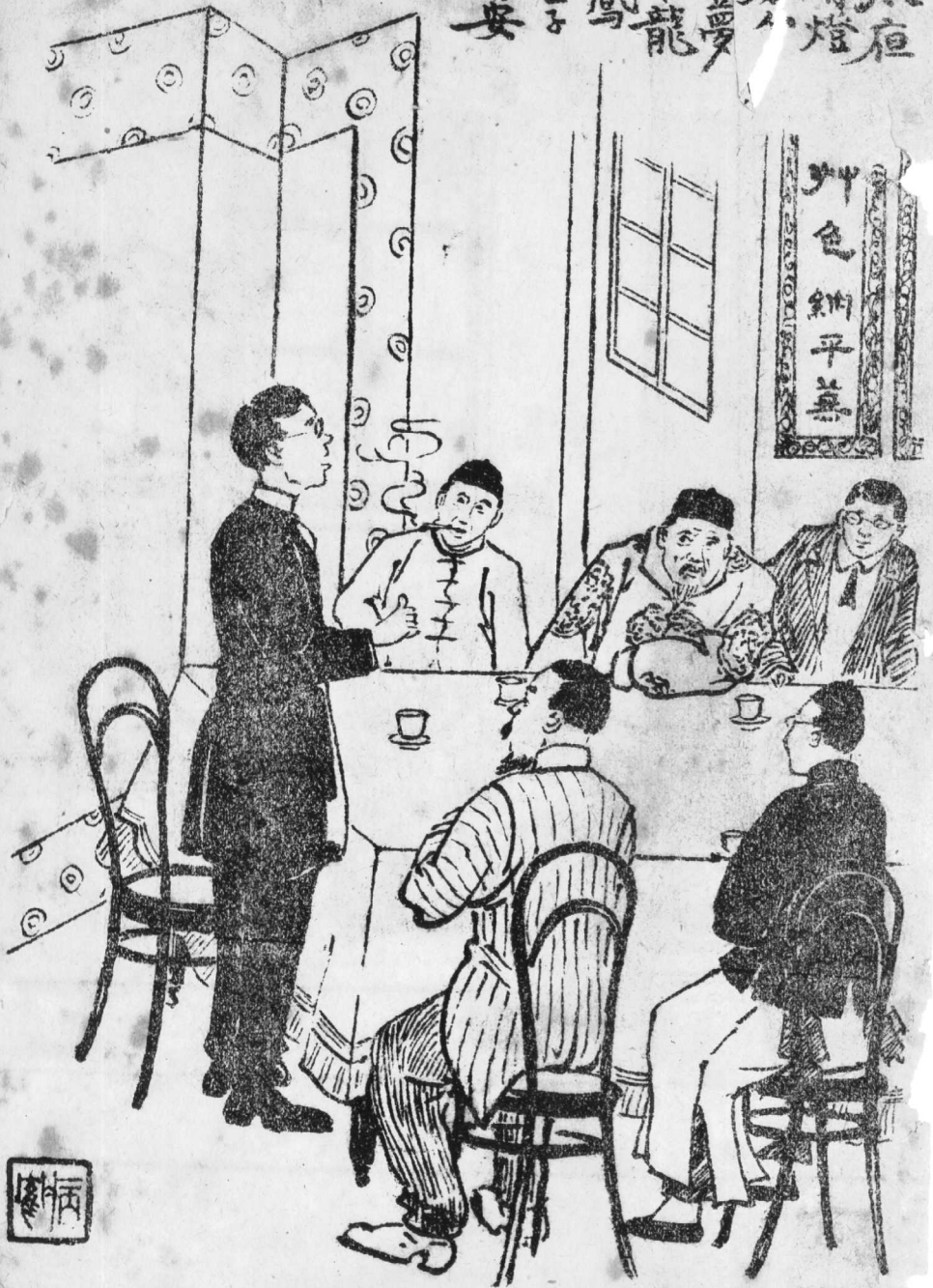
叙五

楊子塵因以母氏同宗誼呼予曰舅予亦漫應之今春予館海上與其居最近日必一見見必縱論當世之務以爲快楊子善屬文當是時與壽春張子海漚長沙張子冥飛以文鳴於民權素及滬上各報迨共和復楊子迺就洪憲實籙並一時攀附者之秘密籌畫撰新華春夢記六十萬言引證之務極其詳稿摹繪之務盡其妙肖而又適如人人心中所欲言一一探出之噫此非所謂民意歟夫民意豈有他哉民國成立已五載決不願無量數志士爭此共和政體不轉瞬間而又墮入帝制自爲之下楊子代表民意而著是編公而溥微而顯婉而辨其殆警世之溺於專制而昧於世運者歟嗚呼其用心苦矣而是書關係於今日爲尤鉅予既重其文並詳其人固以爲我汪氏宅相也而用以自豪昔吾鄉前輩吳先生敬梓於前清乾隆間撰儒林外史一書迄今海內人士推爲社會說部之最稱道弗置是書也爲其嗣音也無疑爰樂爲之叙全椒汪文鼎

原书缺页

寒夜青燈
談夢
附鳳
賢子
壽安

卅色網平燕



夜漫：香城白建：情脈：梅蘭：傳紅



梁任公
避地
藏前非
黎宋鄉
閉門
傷往事



既奉 保充 蔣幹 馮將 軍籍 故背 秦嬴

